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二

列傳

唐十二

韋挺 待價 萬石　楊弘禮 弘武 纂　劉德威 審禮 延嗣

趙弘智　權萬紀 懷恩　閻立德 立本 用之 知微

蔣儼　韋機　姜師度 強循

張知謇

韋挺京兆萬年人父沖仕隋為民部尚書挺少與隱太子善高祖入長安署隴西公府祭酒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衛率太子遇之厚宮臣無與比武德七年帝避暑仁智宮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又楊文幹反辭連東宮帝責宮臣由是挺與杜淹王珪等皆流巂州未幾召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薦之累遷黄門侍郎拜御史大夫扶陽縣男太宗謂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右無為卿地者挺曰臣駑下不足辱高位且非勲舊顧

後臣以勸立功者不聽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
知敎挺上言父母之喪創巨痛深今衣冠士族辰日不
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
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
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
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
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並乖禮憲請一切懲革
俄復為黄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泰將改太常卿初挺

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為中書令帝欲用挺周言挺很於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高麗擇主餉運者周言挺才任鸕使帝謂然挺父故為營州總管經略高麗故札藏家挺上之帝悅曰自幽距遼二千里無州縣吾軍靡所仰食卿為朕圖之茍吾軍用不乏是公之功其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為守使取幽易平三州銳士若馬各三百以從即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帝親解貂裘及中廄馬賜之挺遣

燕州司馬王安徳行渠作漕艫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廥之待凍泮乃運以為觧即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悦曰兵寧拙速無工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它歲運何哉即詔韋懐質馳按懐質還劾挺在幽州日置酒弗憂職不前視渠即造船行粟及至盧思臺乃悟非是欲進則不得還且水涸六師所須恐不如陛下之素帝怒遣李道裕代之敕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廢為民

以白衣從軍帝破葢牟城詔挺將兵鎮守示復用城與賊新城接日夜轉鬬無休時挺以失職內不平作書謝所善術士公孫常會常以他事繫獄死索槖中得挺書意怨望貶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子待價萬石

待價初為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以壻貶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招慰高麗次吐護真水為敵所襲待價與薛仁貴率所部兵救之文陵亦苦戰遂免待價重創矢著左足隱不言卒以疾免起為

蘭州刺史吐蕃盜邊爲凉州大都督府司馬俄遷肅州刺史以功召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復入寇以待價檢校凉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事召還封扶陽侯武后臨朝攝司空護營乾陵改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待價起武力典選無銓總才朝野共蚩薄之俄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踰年還拜文昌右相仍同三品累表辭不聽且請盡力行陣許之於是拜安息道行軍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進爵爲公軍至

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勝負略相當會其副閻温古逗
留又天大寒待價不善撫御師人多死餉乏乃旋師頓
高昌后大怒斬温古流待價繡州卒曾孫武
武年十一麼補右千牛累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委妻
子奔行在除殿中侍御史元琇為水陸轉運使表武以
倉部員外郎充判官謀不用杜門數月而琇敗轉刑部
員外郎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大兵後典章不完執事
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衷羣司奉焉後為絳

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璽書勞勉憲宗時入為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贈吏部尚書

萬石善音律上元中遷累太常少卿當時郊廟燕會樂曲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之號任職始萬石奏太樂博士弟子遭喪者請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官太常首紊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委任萬石罷其奏後知吏部選事卒於官

楊弘禮守履莊隋尚書令素弟之子與玄感不協嘗表

其必亂玄感誅父岳繫長安獄煬帝使赦之比至岳已死高祖即位詔弘禮襲清河郡公除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宗征高麗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時宰相悉留定州輔皇太子唯褚遂良敬宗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爲崑丘道副大總管破處密殺馬耆王降駁支部獲龜兹于闐王

凱旋會帝崩大臣疾之下遷涇州刺史永徽初追論其功遷勝州都督改太府卿卒贈蘭州都督謚曰質弟弘

武

弘武少修謹永徽中累爲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東封泰山自荆州司馬擢司戎少常伯從帝還遷西臺侍郎帝嘗讓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乾封二年同東西臺三品弘武無他才特謙慎自守

然居職以清簡稱卒贈汴州刺史謚曰恭三子元亨元禧元禕元禧為尚舍奉御善醫武后所信愛嘗忤張易之易之奏素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可供奉后乃詔素及兄弟有子若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貶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資州刺史元禕梓州司馬易之誅復任京官並至刺史

纂守續卿弘禮族父大業時第進士為朔方郡司法書佐坐玄感近屬廢居蒲城高祖渡河上謁長春宮遷累

侍御史數上書言事稱旨除考功郎中貞觀初為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告女子袁妖逆者纂按之情不得袁敗太宗惡其不忠將殺之溫彥博救得免後為吏部侍郎抑文雅進黠吏度時舞數以自進終戶部尚書贈幽州都督諡曰恭纂從子昉武后時為肅機宇文化及子詐治先塋昉方食未即判遽曰肅機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冤而求食乎昉怒取牒署曰父弒隋主子訴隋資可乎人服其敏終工部尚書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有幹略隋大業末從裴仁基討淮賊手劔賊酋傳行在後歸李密使守懷州密降俱入朝授左武候將軍封滕縣公詔將兵擊劉武周因判并州總管府司馬齊王元吉棄州遁德威總留府事賊薄城民皆叛附賊遂為武周所獲使率本部徇地浩州得自拔歸盡上賊中虛實高祖嘉納改彭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平洛陽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歷大理卿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

立石頌德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為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非有敎使然也帝然其言後遷刑部尚書檢校雍州別駕詔至齊州按齊王祐獄還半道聞祐反入據濟州詔德威就發河南兵經畧之會母喪免既除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官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襄陪葬獻

陵德感於閨門友睦爲人寛平生平所得奉祿以分宗親無留藏子審禮

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禮尚少自鄉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間貞觀中歴左驍衛郎將父喪免比葬徒跣血流行路咨嘆服除當襲爵讓其弟不聽事繼母尤謹與弟延景友愛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

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內外無間言遷工部尚書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副中書令李敬玄討之遇敵青海上與戰敬玄逗撓不前審禮敗為敵執其子尚乘直長殆庶及延景詣闕待罪請入賊以贖有詔審禮徇忠以沒非有罪宜各還職特詔殆庶弟易從省之既至而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當時號孝義劉家審禮贈工部尚書謚曰僖延景字冬日終陜州刺史睿宗初

以后父追贈尚書右僕射陪葬乾陵易從累遷彭城長史任城縣男永昌中為酷吏周興誣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為長吏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天下寃之子昇年十餘歳流嶺表六道使誅流人昇以信愛為首領所庇免後易姓温比歸洛景雲中特授右武衛騎曹叅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能文善草隸

審禮從弟延嗣為潤州司馬徐敬業攻潤州延嗣與刺

史固守城陷敬業邀以降延嗣曰吾世蒙恩令城不守
所負多矣詎能苟生為宗族羞敬業怒將斬之其黨魏
思溫救止繫江都獄敬業敗録忠當叙以裴炎近親裁
遷梓州長史轉汾州刺史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元魏車騎大將軍肅之孫以孝聞
仕隋為司隷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白為詹事府
主簿太宗時預論譔累遷黄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移
病出為萊州刺史稍遷太子右庶子父事兄弘安俸禄

歸之不敢私弘安卒哀慟過期奉嫂謹甚撫兄子慈均所生會太子廢免官俄拜光州刺史永徽初入為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諸儒詰難蹐問酬悉舌無留語高宗喜曰試為我陳經之要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以此獻帝悦賜絹二百名馬一四年進國子祭酒仍為學士卒年八十二謚曰宣弘安亦終國子祭酒曾孫矜舉明經調舞陽主簿吳少誠反以縣歸歷襄陽丞客死柳州官為斂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

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卜人秦詡為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墓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為出涕云

權萬紀其先出天水後徙京兆萬年父琢玠隋匡州刺史萬紀性悻直自潮州刺史擢治書侍御史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萬紀奏其不平帝命推之魏徵曰玄齡

等皆大臣所考有私萬紀在朝堂無駁正今始彈奏非誠心為國也帝乃止然以萬紀不阿貴近頗獎禮之又建言宇文智及隋逆臣其子不宜任千牛帝從之河内人李好德以心疾為妖言張蘊古按其獄言不當坐萬紀劾其阿縱蘊古坐斬事詳蘊古傳本傳不載時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皆以敢言進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小人以訐為直以譏為忠陛下欲以警策羣臣而被挟恩依勢所彈射皆不實深恐上損聖明帝悟從萬紀散騎常侍

而免仁發數年佀復故官奏言宣饒部中每歲鑿山冶銀可得數百萬帝曰朕所乏者嘉謀賢士令卿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耶斥使還家久之由御史中丞進尚書左丞出為西韓州刺史徙吴王長史王畏其直善待之會齊王祐不奉法帝以萬紀能左右吴王因徙為祐長史祐比昵羣小萬紀驟諫不入遂以聞帝遣劉德威案問因徵祐及萬紀入京祐恐會萬紀先發即遣所親燕宏亮追殺之支解投圊中事詳祐傳并殺典軍韋文振文

振亦嘗諫祐不聽以告萬紀故并戮之祐誅贈萬紀齊州都督武都郡公謚曰敢（舊書作敬）文振亦贈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萬紀子玄初（舊書作玄福）高宗時兵部侍郎

懷恩萬紀族孫祖弘壽為隋臨汾司倉書佐高祖入長安擢太僕卿封盧國公卒謚曰恭懷恩襲爵累遷尚乘奉御御人安畢羅為高宗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見之退杖之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人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歷慶

萊衛邢宋五州刺史洛州長史所居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甞過汴州時刺史楊德幹亦以嚴稱汴橋新成立木中途以止過車懷恩適見之謂德幹曰民不可止耶焉用此德幹慚服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從子楚璧為左領軍衛兵曹參軍玄宗在東都楚璧與李齊損等擁兵夜入宮城作亂伏誅籍其家按新書為萬紀立傳附載懷恩舊書以懷恩入循吏傳而萬紀附今從新書

閻立德名讓以字行京兆萬年人父毗隋殿內少監本

以工藝進故立德與弟立本並機巧習藝事武德初為秦王府士曹參軍從平東都遷尚衣奉御製袞冕等皆有典法貞觀初擢將作少匠封大安縣男護治獻陵遷大匠文德皇后崩營昭陵坐弛職免起為博州刺史太宗幸洛陽詔立德擇爽塏地建離宮清暑乃起襄城宮於汝州西山費百餘萬既成煩燠不可居坐免未幾復為大匠就洪州造浮海大航遂從征高麗車駕至遼澤泥淖亘二百里不可通立德布土作橋軍無留行按新書布

土作橋事載在還軍時但車駕已過則此路便當通使命轉軍餉安得復有二百里泥淖未除舊書載在初至遼澤時與通鑑合今從之帝悅厚賜之又規築土山以攻安市城不克傳作破安市城誤從還營翠微玉華二宮進工部尚書帝崩復典陵事進爵縣公永徽五年帝幸萬年宮立德留守因領徒四萬治京城卒贈吏部尚書幷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康

立本顯慶中以將作大匠代立德為工部尚書總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封博陵縣男初為主爵郎中

時太宗泛舟西苑見異鳥容與波上命侍臣賦詩而召立本圖狀傳呼者目為畫師既至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甚慙歸戒其子勿習然性所好竟不能罷也既輔政但以俗材應務無所稱述時姜恪以軍功為左相人因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咸亨中官名復舊改中書令卒謚曰文貞

知微立德孫聖曆中為豹韜衛將軍默啜請婚武后遣知微持金帛送武延秀往默啜謂延秀非天子兒囚之

挾知微入寇以為南面可汗破趙定等州及中宗自房陵還東宮始棄趙州去因縱知微還后命磔之天津橋南夷其三族新書言默啜挾知微入寇朝廷以知微責國夷其族知微不知逃還武后業已然乃賜百官甘心焉與舊書所載頗異然通鑑所載知微事尤詳綱目亦多採之大意皆與舊書合通鑑出於實錄其言較為可據今從之

子則先以武三思婿免死

用之立德曾孫初為彭州參軍攝錄事一日糾不法及愆謬數十事太守知其材舉通事舍人累遷右衛郎將知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刀呵却之請按法

行罰左右震悚初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用之奏三衛皆趫悍不宜逼御座請以官者代之遂為故事終左金吾將軍

蔣儼常州義興人舉明經為右屯衛兵曹叅軍太宗將征高麗募為使者莫應儼奮請行既至莫離支以兵脅之不屈囚土窟中高麗平乃得歸授朝散大夫遷幽州司馬巡察使劉祥道奏最狀擢會州刺史入為殿中少監數陳時政利病高宗納之遷蒲州刺史州戶衆獄繫

前政多以罪去儼至發隱禁姦號為良吏永隆二年以
老致仕尋召為太僕卿以父諱辭改太子右衛副率中
宗在東宫有過儼輒諫不見用時田游巖起處士為洗
馬太子所尊禮儼貽書責其不言游巖愧不能答遷右
衛大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卒年七十八
中宗立以舊恩贈禮部尚書
韋機新書作弘機京兆萬年人父恪洛州司馬機貞觀時為
左千牛胄曹參軍使西突厥冊同俄設為可汗會石國

叛道梗三年不得歸因錄所過風俗物產為西域記還
朝上之帝大悅累遷殿中監顯慶中為檀州刺史邊人
不知重儒乃修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及漢晉諸儒像
自為贊敦勸生徒俗以大化契苾何力討高麗值遼水
漲留軍三日機輸糧無闕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受
詔完葺宮苑官者犯法杖之後奏帝善之賜絹五十匹
曰後有犯者治勿奏也進司農卿時東都宮室日圮帝
欲更作之而惜其費機曰臣任司農省常費積二十萬

繕足以集事帝大悦詔兼將作少府二職督營宿羽高山上陽等宮上陽制度尤壯麗帝幸東都徙居之僕射劉仁軌以為非侍御史狄仁傑劾機導上奢泰會機家人犯盗竟坐免官（按機之免通鑑言仁傑劾奏本傳言坐家人犯盗今兼取之）初方士朱欽遂為武后所寵姦贓狼藉機以白帝帝遣中使慰諭遂謫欽遂於邊后銜之永淳中帝召機以布衣檢校園苑將復用之后掎之而止終檢校司農少卿孫岳武后時為汝州司馬以辦治稱召授尚舍奉御出為太

原尹以不習武辭忤旨下遷宋州長史歷廬海等州刺史並著風跡睿宗立召為殿中少監竇懷貞等誅坐貶渠州別駕起陝州刺史卒子景駿別有傳舊書稱韋機子餘慶餘慶子岳岳子景駿新書作機孫岳子景駿機孫岳句下脫一岳字遂以景駿為機孫且稱岳為岳子並誤又新書傳末有岳孫皐別有傳句韋皐傳不載未知是否今附於此

姜師度魏州魏人舉明經歷丹陵尉龍岡令有清白稱神龍初試易州刺史兼河北道巡察度支營田使始治溝於薊門以限奚契丹又循漢末故迹並海鑿渠以通

餉路罷海運遷司農卿出為陜州刺史太原倉為水陸運所湊師度使依高為廥注米於舟以達諸河人得不勞拜太子詹事玄宗移營州治柳城拜營田度支修築使進河中尹安邑鹽池涸發卒濬之置鹽屯收利不貲徙同州刺史引洛水以灌朝邑河西二縣遏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為上腴置十餘屯帝嘉其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進將作大匠左拾遺劉彤請榷鹽鐵代貧民賦詔強循與師度會天下按察使議其

法後不行卒年七十餘師度好興作所至縣役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為後世利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名人為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嗜也

強循字季先鳳州人歷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井人畜多暍死循始教人治渠灌田人號強公渠歷大理少卿太子右庶子為政不事威嚴遇人盡信不疑然當時恨其少文云

張知謇字匪躬幽州方城人舊書作蒲州河東人徙家岐兄弟五

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髙第曉吏治調露後知
謇知泰知默並官臺省知謇又歷十一州刺史所至有
威嚴萬歲通天中知謇自徳州入計武后竒其貌詔工
圖之以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絶中宗在房州禁察嚴
苛知謇與董元質崔敬嗣相繼為刺史獨供奉不少懈
帝復位召知謇為左衛將軍封范陽郡公而以知泰為
御史大夫封漁陽郡公知泰後以忤武三思出為并州
刺史改魏州卒謚曰定知謇歴東都副留守左右羽林

大將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致仕年八十開元時卒知謇敏且亮尤惡干謁求進誡子孫經不明毋得應舉世稱其家法知泰武后初嘗奏置東都諸關十七所百姓驚擾識者薄之知默與來俊臣周興等掌詔獄數陷大臣其後以酷吏子孫禁錮為張氏羞知玄子景昇知泰子景佚開元中並至顯官蔣儼韋機姜師度強循張知謇等舊書並入循吏傳新書改附於此蓋以與循吏之實不甚應也今從之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三至六

通政使司副使臣施朝幹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三

列傳

唐十三

長孫无忌（敞 操 詮） 褚遂良（璆） 韓瑗

來濟 李義琰（義璡） 上官儀

長孫无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渡河進謁長春宫授渭北道行軍典籖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

比部郎中上黨縣公太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謂无忌曰禍隙已芽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絀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无忌引舜浚井塗廩事喻之王未決事益急乃遣无忌房玄齡杜如晦定計无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彦雲杜君綽鄭仁恭李孟嘗討難平之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无忌佐命元勳地兼外戚又少

相友春倚日厚常出入卧内進尚書右僕射突厥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新盟不取為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无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其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无忌權大盛者帝持表示无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則蔽矣因普示羣臣曰朕子幼无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間舊謂之不

順朕無取焉无忌深以盈滿為誡懇辭機密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勲封一子郡公進册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无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否則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可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无忌固讓優詔答之帝又思所與共艱難

賴无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功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以无忌為趙州刺史以趙為公國房玄齡為宋州刺史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史國於萊李靖濮州刺史國於衛高士廉申州刺史國於申侯君集陳州刺史國於陳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恭觀州刺史王河間尉遲敬德宣州刺史國於鄂李勣蘄州刺史國於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國於褒程知節普州刺史國於盧劉弘基朗州刺史國於夔張亮澧州刺

史國於鄖凡十有四人餘官食邑並如故无忌等辭曰
羣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違遠左右而
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又與玄齡上表固辭遂止後帝
幸其第自家人姻婭勞賜皆有差久之進位司徒十七
年令圖畫无忌等二十四人于凌煙閣優詔襃之太子
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无
忌玄齡勣言東宫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
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无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

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无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无忌為太子太師按新書載无忌以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且謂同三品自此始考其實不然无忌為太子太師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勣為詹事皆十七年四月己丑日事是時无忌玄齡已位宰相其同中書門下三品者謂瑀勣耳本紀及宰相表書以瑀勣同三品而不及无忌玄齡最可據即百官志亦謂同三品之名自勣始不云自无忌始也舊書本無此二句今刪正帝又欲立吳王恪无忌

密爭止之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辭師傅官聽罷太子
太師逐領揚州都督帝常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
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无忌曰陛下神武聖文
冠卓千古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
說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
不易節所乏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
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
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

議其所長也謀長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鋭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无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卧内帝引手捫无忌頥无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翊日與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无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毁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宫皇太

子悲慟无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即位因祕不發喪請還宮太子即位是為高宗進无忌太尉檢校中書令兼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為后无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无忌厲色折拒帝後召无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无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

不聽后既立以无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傳致反狀帝驚曰將妄人構間殆其不然敬宗具言反迹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下奈何對曰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无忌姦雄天下所畏服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即急恐攘袂一呼以嘯同惡且為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乎宇文化及

父宰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煬帝處之不疑然而起為戎首遂亡隋願陛下決之帝猶疑更詔審覈明日敬宗言无忌反明甚請逮捕帝泣曰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惜撓法令羣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為失今无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豈特昭比耶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必生變无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

其智王琇司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決帝終不質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戸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祕書監冲等於嶺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敬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暴訊无忌投繯卒冲免死裁族子祥流族弟思于檀口大抵朞親皆謫徙初无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

帝亦賓禮老臣拱已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帝惛于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舊書載是年以孫延主齊獻公之祀而不及元翼襲封事又考宰相世系表元翼即延之子於无忌為曾孫疑本傳作孫者誤初无忌自作墓昭陵塋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无忌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釣為猗氏令

无忌從父敞字休明隋煬帝為晉王敞以庫直從畋驪

山王凌危逐鹿因敂諫乃止即位頗見識擢及幸江都留守禁籞高祖入關率子弟謁新豐授將作少監出為杞州刺史貞觀初坐受賕免太宗以后屬歲私給廩償其費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謚曰良陪葬昭陵從父弟操字元節父覧為周大司徒薛國公操有學術初高祖辟署相國府金曹參軍未幾檢校虞州刺史從秦王征討嘗侍旁與聞祕謀從陜州城中無井人勤于汲操為𨭃河溜入城百姓利安以母喪解長老守闕頌

遺愛服除封樂壽縣男為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褒揚永徽初以陝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謚曰安葬給鼓吹至虞罷

子詮尚新城公主詮女兄為韓瑗妻无忌得罪詮流巂州有司希旨殺之詮有甥趙持滿者工書善騎射力搏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京師無貴賤愛慕之為凉州長史常逐野馬射之矢洞于前邊人畏伏詮之貶許敬宗懼持滿才能仇已追至京屬吏訊掠色不變曰身可殺

辭不可枉遂死獄中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為薛舉通事舍人仁果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嘆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莫能質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十五年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

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寤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以為然

謹按通鑑輯覽御批居室出言應違決於千里之外鶴鳴聲聞理固不爽太宗既亟欲觀起居注其於易義固未津逮即遂良祕不與觀又何如劉洎一言之中綮要乎

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

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公等為我簡賢者保傅之且事人久則情媚熟非意窺窬多由此作於是限王府官僚不得過四考帝嘗問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者十餘人小物何必爾耶遂良曰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是以諫者救其漸帝咨美之于時皇子

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一部蘇息失人則合州勞弊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仰畏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滄和染教皆為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

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别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宫中帝問此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

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鷄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絶之遂良以爲虧信夷狄且生嫌隙不納帝欲自征高麗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爲忿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之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遂良懼上言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

絶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勇將付銳兵十萬噬手可取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淖深三尺海壤荒漫決非萬乘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郜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諫不可帝志取西域置其言不用

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為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溺愛者多忿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名遂良長孫无忌曰漢武帝託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無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坐事出為同州刺史再歲名拜吏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名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无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機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勲有不如意上有斥功臣之嫌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祀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

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翊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无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興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吳縝糾繆曰案高宗紀永徽六年九月庚午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十月乙卯立宸妃武氏為皇后宰相表載遂良貶官月日亦同然則傳所云誤也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

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
洎奏東宫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
仗入先帝留无忌玄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
獨臣與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
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无忌請即還京發
哀大告内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蟻餘齒乞
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
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无忌逆謀皆遂良驅煽

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為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容交愛州二男一孫祔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塟陽翟云遂良曾孫璆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先天中突厥圍北庭詔璆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卒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建

言古法繁紊請崇寛簡以示惟新于是採開皇律宜于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泰州都督府長史頴川縣公瑗少負節行博學暁吏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永徽三年遷黄門侍郎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加銀青光禄大夫進侍中兼太子賔客王皇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况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臣

讀至此嘗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帝太怒詔引出褚遂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況被遷已閱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悖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耶瑗對曰遂良社稷臣臣恐蒼蠅點白損陷忠貞非國家之福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于是更徙遂良愛州貶瑗振州刺史踰年

卒年五十四長孫无忌死義府等復奏瑗與通謀遣使即殺之既至瑗已死發棺驗視乃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神龍初武后遺詔復官爵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内外以言為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宫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為鳯鳴朝陽

來濟揚州江都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大將軍宇文化及難闔門死之濟幼得免轉側流離而篤志為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進士貞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

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對濟曰陛下上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而以濟為之兼崇賢館直學士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光祿大夫封南陽縣男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武后有寵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妃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及將立為后又上疏引周漢故事開陳禍福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

諛言濟等忠鯁恐前經埶奏輒懐反仄請加賞慰而實
銜之帝示濟及瑗濟等益懼顯慶初兼太子賔客進爵
為侯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
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
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
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傜役馭下之宜也于時
山東役丁歲别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然煩擾故
濟對及之二年兼詹事尋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久

之徒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
吾嘗絓刑網蒙赦不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而馳
賊没焉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輀還家初濟與高
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于財有
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
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亦不可兾願為通事舍人足矣
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
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皆至公輔濟異母兄恒上元中

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兄弟俱以學行稱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為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廷辨曲直勣甚禮之徙白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姿體魁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中書侍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處俊固争事得寢章懷太子之廢盡赦宫臣罪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義琰獨引咎涕泣搢紳義之帝每顧問

必鯁切不回宅無正寢弟義璡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義璡曰凡仕為丞尉且崇第舍凡位高安可偪下哉答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義琰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義琰懼以疾乞骸骨遷銀青光祿大夫聽致仕乃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初起為懷州刺史自

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子巢幼豪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琰絕其交游後亡走闕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義琰從祖弟義琛

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于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為加七階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

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詞屈為加禮及義琛再使亦坐名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累遷刑部侍郎為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饑詔貧人就食商鄧義琛恐流徙不還上疏固爭左遷黎州都督終岐州刺史子縮為柏人令有仁政縣為立祠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父弘為隋江都宫副監為陳稜所殺儀幼匿免冒為沙門服寖工文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祕書郎太宗每

屬文遺儀視穪宴私未嘗不預轉起居郎高宗即位為
祕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儀工詩其詞綺
錯婉媚及貴顯人多效之謂之上官體麟德元年梁王
忠抵罪許敬宗搆儀與忠通謀下獄死籍其家詳見武后傳
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女中宗時為昭容追
贈儀為中書令泰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黄門侍郎岐州
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三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四

列傳

唐十四

于志寧 休烈 敖 琮 罷 嚴　高季輔　張行成

杜正倫 求仁 咸　崔知溫 知悌　高智周

郭正一　崔敦禮　盧承慶 齊卿

劉祥道 齊賢 從一　李敬玄 元素　孫處約 佺

邢文偉　高子貢

于志寧字仲謐京兆高陵人曾祖謹周太師燕國公父宣道隋内史舍人大業末志寧調冠氏縣長山東盜起棄官歸高祖入關迎謁長春宮授銀青光禄大夫太宗為渭北道行軍元帥補記室與殷開山等參謀議薛仁杲平識褚亮於囚虜中遷天策府中郎文學館學士引亮與同列貞觀三年為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志寧安在有司奏勅名三品志寧品第四按舊書職官志中書侍郎舊班

正四品上大歷二年陞正第三品

帝悟特詔預宴因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羣臣請以凉武昭王為始祖志寧以凉非王業所因獨建議違之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以古今事殊非久安之道帝皆從之嘗謂志寧曰太子幼御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太子數有過惡志寧欲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悦賜黄金十斤絹三百匹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岑文本敦譬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

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為今東宮乃隋所營當時號為侈麗豈容復事磨礱彩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鎚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牙爪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又宮中數聞樂聲太樂官伎輒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寧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而左右多任宦官志寧復諫以為奄宦之徒體非全氣託親近為威權假出納為禍福杜漸防萌不可不慎太子益不悅東宮僕御舊得番休

而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與相狎比志寧懐不能已上
疏極言太子大怒遣張師政紇干承基往刺之二人潛
入其第見志寧憔然在苫塊中不忍殺乃去太子敗帝
知其狀謂曰聞公數諫承乾不聽公故至此是時宫臣
皆罪廢獨志寧蒙勞免晉王為皇太子復拜左庶子遷
侍中永徽元年加光祿大夫封燕國公監修國史二年
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无忌反有詔不待時斬之志
寧以為方春少陽用事不宜行刑且誣謀非本惡逆請

依律待秋分乃決從之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為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家不識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創制為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師顯慶元年遷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

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仍中書門下三品王皇后之廢長孫无忌褚遂良固爭不見從志寧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已銜之後因殺无忌坐免官出為滎州刺史改華州聽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謚曰定後追復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

嫌畏不能有所薦達士議少之前後預撰格式律令禮典五經諸史賞賜不可勝計又嘗與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行於代玄孫休烈按新書作曾孫今從舊書及宰相世系表休烈善文章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名開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歷祕書省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祕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讐安可

貽以經典公主下嫁異國反求良書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强盛征伐競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誠與之國之患也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漸以詩書陶以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偽變詐於是而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謹按通鑑輯覽批欲假禮義以為漸陶與慮資權略而生變詐書生迂濶之論真不值一噱且求書者乃唐之公主非吐蕃也彼吐

著即欲生變詐亦何藉於觀漢書哉記載者不特不達事機亦且昧於文義矣

累遷起居郎直集賢殿學士比部郎中楊國忠為宰相斥不附己者出為中部郡太守肅宗立休烈奔行在擢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録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煬殆盡請下御史𢿱史館所少購府縣有得者許上

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完休烈猷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修國史宰相李揆嫉其與己齊列奏徙休烈為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卑下之休烈安然無屑意乾元初始詔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休烈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皇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代宗嗣位甄

別名品元載稱其清諒拜右散騎常侍兼修國史加禮儀使遷太常卿累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雖歷清要不治產性恭儉仁愛無喜愠之容樂賢下善推轂士甚衆年老篤意經籍嗜學不厭卒年八十一帝為歎息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元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為翰林學士益天寶初及進士第肅終給事中贈吏部侍郎肅子敖

敖字蹈中以高才擢進士為祕書省校書郎于時楊憑

李鄘呂元膺相繼辟幕府元和初拜監察御史五遷至右司郎中進給事中左拾遺龐嚴為元稹李紳所厚與蔣防俱薦為翰林學士李逢吉誣紳罪逐之而出嚴為信州刺史防汀州刺史敖封還詔書揞紳意申嚴枉及駮奏下乃論貶嚴太輕衆皆嗤謏逢吉乃厚敖三遷至戶部侍郎出為宣歙觀察使敖修謹家世用文學進初為時所稱及居官無所建明不遅物以自容名益減卒贈禮部尚書四子球珪瓌琮皆清顯琮知名

琮字禮用落魄不事事以門資為吏久不調駙馬都尉鄭顥獨器之宣宗詔選士人尚公主者顥語琮曰子有美才不飾細行為衆毀所抑能為之乎琮許諾中書舍人李潘知貢舉顥以琮託之擢第授左拾遺初尚永福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匕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夫更詔尚廣德公主咸通中以水部郎中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閱五月轉兵部侍郎判戶部八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為韋保衡所搆

檢校司空山南東道節度使三貶韶州刺史保衡敗僖
宗以太子少傅分未幾復為山南節度使入拜尚書右
僕射黄巢陷京師以病卧家巢欲起為相琮辭疾賊迫
脅不止乃曰吾死在旦夕位宰相義不受汚賊遂害之
龎嚴字子肅壽州壽春人進士舉賢良方正策第一拜
拾遺辭章峭麗累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坐累出復入稍
遷太常少卿太知五年擢京兆尹强幹不阿貴勢然貪
利溺聲色卒于官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蓨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為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戰擒之斬首以祭賊衆戚服更歸附之至數千人俄與武陟李厚德將其衆降授陟州總管府戶曹參軍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為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崇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于經遠之道故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如尚書八座人主

所責成者也宜擇温厚修潔者任之敦朴素革浮偽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自然禮節興禍亂息矣竊見陛下躬行節儉而營繕未息正丁正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獘畿内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蓄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彊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閒宜為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勲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

為錐刀宜加懲革仕以代耕而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夫飢寒切身雖夷惠不能全其行不恤其匱而責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輶軒繼軌而浸漁不息也宜及戶口漸繁倉庾且實稍加廩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效則庶官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顧埀訓正以為彛法書奏帝稱善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切言得失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

石相報後為吏部侍郎善銓叙人物帝賜金背鏡一況其清鑒焉久之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監修國史進爵蓨縣公永徽初加光禄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為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謚曰憲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善上官儀貶嶺表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大業末察孝廉為謁者臺散從

員外郎後為王世充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穀熟尉家貧代計吏集京師擢制舉乙科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有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常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為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累遷給事中帝嘗謂羣臣朕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

奪公等名行成退上疏以為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才奚用大庭廣衆與之量較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子駐定州監國謂曰吾乃送公衣錦過鄉耶令有司祠其先墓行成薦其里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皆以學行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可任以事厚賜遣之太子使行成詣行在帝見悅甚賜勞尤渥還為河南巡察大使稱旨檢校尚書左丞是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皇太

子宜留監國對百寮曰決庶務既為京師重且示四方盛德帝以為忠遷侍中兼刑部尚書高宗即位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時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静今静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隂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俄拜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

制答曰古者策免乖罪己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行成固請帝泣留之不得已復視事未幾卒於尚書省年六十七詔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斂三遣使賜內衣服尚宫宿其家護視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謚曰定弘道元年詔配享高宗廟廷按新舊書皆以張易之昌宗附行成傳後今改入佞幸此從删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為世歆羡調武騎尉太宗素知

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員外郎俄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賜綵緞二百進累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為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頷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補闕失朕其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太

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吾兒幼未有就德我嘗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于朝以佐太子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出入兩宫典機密以辦治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從其語我來故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子即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下語怖之帝怒出為穀州刺史再貶交州都督太子

廢坐受金帶流驩州久之授郢石二州刺史顯慶元年擢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兼度支尚書仍知政事遷中書令封襄陽縣公初正倫以通貴李義府官尚微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李友益義府族也晚附正倫同撫義府釁鈌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通圖上有異計高宗惡之出正倫為横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正倫卒於貶所

按新書稱正倫鑿杜固以通水利川流如血十日乃止其事近怪且謂城南諸杜自此不振尤迂誕不足信殆類世之為形家言者託此以神其術而史官無

識擿摭及之今制不載

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論文思恭歸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無子以兄子志静為嗣從子求仁孫咸皆顯名

求仁有雅才永淳中授監察御史坐事為縣令與徐敬業舉兵為興復府長史死於難咸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牂柯反咸監軍出討賊保壘自固道荒漫師不能進咸乃息士示不欲戰陰伺之時旱暑風熾咸縱火譟而前賊眩怖相失自騰踐死擒其酋遂平之遷侍

御史出為汾州長史開元中為河北按察使坐用法深貶睦州司馬

崔知溫字禮仁許州鄢陵人仕為左千牛稍遷靈州司馬境有渾斛薩萬帳數擾齊民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扞賊知溫表徙河北彼不樂遷將軍契苾何力為言乃止知溫固請疏十五報卒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渾斛薩至徙地顧善水草亦忘遷後入朝過州謝曰初徙且怨公今地膏腴衆蕐息更荷公恩皆再拜四遷蘭州刺史

党項羌三萬入寇州兵寡衆懼不知所出知溫閉關不設備羌怪之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至大破其衆善才欲窮追取之知溫曰古善戰弗逆奔且谿谷復深草木荒延萬一有變恐悔善才曰善分降口五百贈知溫辭曰我議公事圖私利耶累遷尚書左丞轉黄門侍郎修國史永隆初以秩卑特詔同門下三品兼修國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謚曰忠子泰之開元時為工部尚書謂之為將作少匠與誅二張功

封博陵縣侯實封二百户終少府監

兄知悌亦至中書侍郎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玄等同

賜飛白書贊而知悌敬玄以忠勤見表遷尚書左丞裴

行儉之破突厥斬泥孰匐殘落保狼山詔知悌馳往定

襄慰將士佐行儉平遁寇有功終户部尚書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補越王府叅軍遷費令與

丞尉均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入擢祕書郎弘文館

直學士三遷蘭臺大夫孝敬在東宫與司文郎中賀敳

司經大夫王真儒並為侍讀得告還鄉里歎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即移病去俄拜壽州刺史其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既乃録獄訟考耕餉勤惰以為常遷正諫大夫黄門侍郎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太子左庶子是時崔知温劉景先修國史故智周與郝處俊監涖久之罷為御史大夫與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懷太子獄無所同異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槩授右散騎常侍請致仕聽之卒年八十二贈越州都

督謚曰定按新書智周傳附載石仲覽蔣子慎二事仲覽事已見於來濟傳中無庸複出至蔣氏子孫在安史及朱泚時皆汙偽官而此稱其累葉貴顯有清白名與喬琳傳所記尤乖異吳氏糾繆從之甚當今不取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時由進士第歷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中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按本紀及宰相表此事在永淳元年傳誤永淳中真遷中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文辭詔敕多出其手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羣臣問所以制戎正

一曰吐蕃曠年梗寇師數出坐費糧貲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能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擾須數年之遲力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一合帝納之武后專國罷爲國子祭酒出檢校陝州刺史與張楚金元萬頃皆爲周興所誣搆殺之籍入其家妻息流放文章無存者

崔敦禮舊書本名元禮高祖改今名字安上祖仲方在隋爲禮部尚書其先博陵著姓魏末徙爲雍州咸陽人敦禮涉書傳

矜節義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詞令進止觀者皆竦動嘗持節幽州召廬江王瑗瑗已舉兵執之脅問朝廷事敦禮不為言太宗壯之還為左衛郎將賜金幣良馬擢中書舍人累遷兵部侍郎出為靈州都督名還拜兵部尚書詔輯撫回紇鐵勒部姓會薛延陀寇邊與李勣合兵破之置祁連州處其餘衆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為下所殺詔往綏定立其嗣而還敦禮通知外國情偽少慕蘇武為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永徽四

年拜侍中監修國史累封固安縣公進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以久疾自言不任事奉兩宫更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弟餘慶時為定襄都督府司馬名使侍疾卒年六十一高宗為舉哀東雲龍門賻布祕器尤厚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曰昭陪葬昭陵餘慶位亦至兵部尚書

盧承慶字子餘幽州涿人隋散騎侍郎思道之孫父赤松為河東令與高祖雅故聞兵興迎見霍邑拜行臺兵

部郎中終率更令范陽郡公承慶美儀矩博學而才少襲爵貞觀初為秦州叅軍入奏軍事太宗偉其辨擢考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帝問歷代戸版承慶叙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俄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為出位帝不許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歷雍州别駕尚書左丞永徽時坐事貶蘭州司馬閱歲改洪州長史帝將幸汝州湯泉拜汝州刺史顯慶四年以度支尚書叅知政事尋同中

書門下三品坐調非法免俄拜潤州刺史進拜刑部尚書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臨終戒其子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吾死斂以常服晦朔無薦牲莫勿卜日器用陶漆棺而不槨墳高可識碑誌著官號年月毋用虛文贈幽州都督謚曰定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謹按通鑑輯覽

監運損糧當有定考乃以容色之間屢為改注直舞文法耳此蓋踵六朝惡習而不知其蠹政之甚曉政體者不也

弟承業承泰承業繼為雍州長史尚書左丞有能名承泰子齊卿長安初為雍州參軍武后詔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齊卿白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乂崔湜咸陽丞倪若水盩厔尉田崇璧新豐尉崔日用季昶用其言後皆為通顯巨人及拜幽州刺史而張守珪隸果毅齊卿厚遇之曰君十年之後必至節度使已而果然喜飲酒踰斗不亂寬厚樂

易士友以此親之終太子詹事廣陽縣公承慶從孫藏
用别有傳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父林甫武徳時爲内史舍
人典機密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
歷中書吏部二侍郎賜爵樂平縣男唐沿隋制十一月
選集至春停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諦林甫建請四時
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
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

銓録咸以為宜論者方隋高孝基祥道少襲爵歴御史中丞顯慶中遷吏部黄門侍郎知選事既世職乃鳩補缺闕上疏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為第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勲若坐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内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

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畧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别新加其類寖廣殆非經久之制三曰永徽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奬勸之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絶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

亦久其職令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傳類為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祕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専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會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為官人弊乃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

勳戚子進取無他門遂格稍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欷歔累歎奏決日為再不食詔巡察關内道多振究滯兼沛王府長史麟德元年拜右相祥道性審謹居宰相憂畏不自堪數陳老病丐解坐與上官儀善罷為司禮太常伯高宗封泰山有司請太常卿亞獻光禄卿終獻祥道建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為常伯屬官今封岱大禮不以八座用九卿無乃徇古名亡實事乎帝可其議以司徒徐王元禮亞獻

祥道終獻禮成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謚曰宣子齊賢襲爵

齊賢後改名景先由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鶻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鶻人耶累遷黄門侍郎永淳元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后時代裴炎為侍中辨炎不反后怒左遷普州刺史道貶吉州長史永昌中為酷吏

所陷繫州獄自經死建中三年贈太子太保齊賢三世
皆為兩省侍郎及典選叔父應道從父弟令植等八人
前後為吏部郎中員外世以為罕
令植孫從一擢進士宏詞第調渭南尉為常衮盧杞所
厚薦授監察御史普王討李希烈表為元帥判官德宗
居奉天超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幸梁州
改中書侍郎貞元初以疾自乞罷為户部尚書卒贈太
子太傅

李敬玄亳州譙人該覽羣籍善於五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祕書讀之為人竣整然造請不憚寒暑許敬宗頗薦延之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還右肅機檢校太子右中護總章二年拜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禕有敏才敬玄委以曹事仁禕為造姓歷狀式銓簿鉗鍵周密病心大勞死敬玄因其法銜綜有序自永徽後選員寖多惟敬玄居職有能稱性彊記雖官萬員遇

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訴者口諭書判參綷及殿罪本末無少繆天下服其明杭州參軍徐太玄有同僚張惠以贓抵罪太玄哀惠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薄其罪惠不得死太玄坐免官十年敬玄廉知之擢為鄭州司功參軍太玄由是知名後仕至祕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聞其鑒拔率若此咸亨二年轉中書侍郎又改吏部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進吏部尚書居選部久人多附嚮凡三娶皆山東舊族又與趙

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高宗知之不悦儀鳳元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劉仁軌西討吐蕃有所建請敬玄數持異由是有隙因奏河西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辭以非將帥才且仁軌逞憾故彊臣以不能帝厭之因曰仁軌若須朕朕且行卿安得辭乃拜洮河道大總管兼鎮撫大使檢校鄯州都督統兵十八萬代仁軌與吐蕃將論欽陵戰青海使劉審禮為先鋒鏖敵敬玄按軍自如審禮戰殁尚鼠首不進乃頓承風嶺又沮溝

淖莫能前賊屯高壓其營偏將黑齒常之率死士夜擊

賊敬玄始得至鄯州又戰湟川遂大敗數稱疾求罷歸

許之既入見不引謝即還府視事帝察之實不病貶衡

州刺史久之遷揚州長史卒官贈兖州都督謚曰文憲

撰次禮論及它書數十百篇二子思沖守一思沖神龍

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

見殺籍其家守一郫令孫紳别傳

敬玄弟元素為武德令刺史李文暕横調民黄金造常

滿尊以獻官屬無敢諫元素固爭文暕爲少損更以私財助之延載初錄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武懿宗所搆與綦連耀等同誅神龍中追洗其辜

孫處約始名道茂汝州郟城人貞觀中爲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帝得其書咨嘆之擢中書舍人高宗即位杜正倫請增舍人員帝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止不除以論撰勞數賜段物再遷司禮少常伯

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為少司成以老致仕卒按舊傳載虞約與李勣許敬宗同知國政在永徽年間而顯慶中即以老致仕與新書叙次先後迥異考新舊本紀及通鑑皆與新傳合知舊史誤也子佺延和初為羽林將軍幽州都督率兵十二萬討奚李大酺分三屯以副將李楷洛周以悌領之次冷硎楷洛與大酺戰不勝壯校多沒佺氣褫乃紿言天子詔我招慰楷洛違詔妄戰當斬遣人謝大酺大酺曰審爾願出天子賜明不欺佺斂聚軍中幣萬餘匹悉袍帶并與之大酺知佺詐好語勸引

還而佺部伍離沮奚逼之大敗死者數萬佺以悌同見獲送默啜所殺之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與歷陽高子貢壽春裴懷貴俱以博學聞咸亨中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宮臣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英俊自庶子至司儀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比者不甚延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内人獨居何由發

揮天資使濬哲文明哉今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答曰幼嗜墳典耽誦致勞比苦風虚奉陛下恩旨不許彊勉加以趨侍朝夕屢闕坐朝乖廢學緒觀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石文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高宗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兒此直臣也遂授之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為内史按宰相表載初元年文偉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守内史則在天授元年二月也宗秦客以姦贓抵罪文偉坐所善貶珍州刺

史會它使者至文偉內悸自經死

高子貢善學太史書與朱敬則善擢明經歷祕書省正字弘文館直學士不得志因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弟敬猷統兵五千逼和州子貢率鄉人數百拒之賊引去以功擢朝散大夫為成均助教東莞公融嘗為和州刺史從子貢受業及融謀舉兵令黃公譔見子貢推為謀主書疏往返因結諸王內應謀泄坐死